

■ 笔随心动

# 开在竹子上的野菊花

■ 陆金美

夏天的时候,发小老胡从老家带回一些野菊花,他特地送了我几株。他说,老家的野菊花不但比城里菊花开得鲜艳,味道还更香,而且也是一味较好的中药。看着发小带来的已经枯萎的野菊花,我本想拒绝,但最终还是勉强收下。说实话,我居住的小区寸土如金,碗口大的地方都没有。我家虽然住在一楼,有个小阳台,但阳台上放满了花卉盆景,一点空间都没有。我拿着这几株野菊花,打开家里的防盗门,准备把它们扔进垃圾桶。无意间,我看到靠我家西墙凸出的围墙旁长着一片青竹,根根高大粗壮,枝繁叶茂,其中还有一根小酒杯口粗的一米多高的

断竹,便突发奇想:何不把这几株野菊花栽在断竹上。

于是,我到一家五金店买了一根钢锯条,把断竹锯平,然后把泥土灌入竹筒里,栽上野菊花,浇足了水,就没有再过问它了。可没想到它们既然活了,而且还疯长,很快断竹顶上绿成一簇。为了不让小区管理员发现这个奇怪美景,我将一个很小的绿色塑料桶套在断竹上,把野菊花压在塑料桶之下。不仔细看,很难发现断竹上套的小桶。

可就在几天前,我出差回来,见压在断竹上面的小桶不见了。那根断竹在这片竹林中十分显眼,那一丛长在上面被压弯的茎秆倒挂在断竹四周,茎秆上的叶子茂密翠绿,枝头竟然开满了金灿灿的野菊花。一朵朵,如铜

钱那么大,使这片竹林在冬日里生机勃勃,胜似春光。走近,闻着它扑鼻的香味,我伸手将那一丛倒挂在断竹上的野菊花理顺。我没有想到,这么一大从野菊花,竟靠着一根细小的栽在断竹筒里的根茎连着。它就靠着这一根细长的茎,拼命地活着,开出风情万种的花。它的坚韧,它的顽强,让我惊叹。其实,做人也一样,不管身处何种境地,就要像野菊花一样自信、乐观地活着。

此时,我对野菊花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。那些长在公园、广场、绿化带以及花盆里的千姿百媚的菊花,尽管开得比它缤纷,比它多彩,但我认为没有它鲜美,因为它的美,美在精神上。随地能生,见土即长,无需管理,无需施肥浇水,在断竹上面照样灿烂、照样艳

丽。

野菊花随性而生,在老家的路旁河边,田间圩埂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,它们一蓬蓬,一丛丛,高高矮矮挤在一起,随风招摇。那时,父母都忙于队里的农活,我们这些孩子大多无人过问,一放学便呼朋唤友,三五成群直奔芦苇滩,采摘野菊花。采回来的野菊花,去掉杂质,把它挂在屋檐旁通风吹干后,塞入枕头里,枕着菊香入眠,总会做许多菊香四溢的美梦。把野菊花制成菊花茶,有清热解毒的功效。放点在茶壶里泡,少许时间揭开茶壶盖,香气阵阵,看着就眼馋。

望着开在竹子上的野菊花,我伸手摘下几朵,进屋放在枕头下。枕着初冬的菊花入眠,说不定又会做一个沾满菊香的梦了。

■ 闲情逸致

## 乐在茶园中

■ 徐时松

下午2点,我带儿子去茶园找母亲。她一早就坐公交车去摘茶叶,连续半个多月不休息,劝也劝不住。

去的地方叫富春街道拔山村,有万亩连片茶园,以种植龙井茶系为主,是杭州著名茶村。

从富阳城区开车到村里,需要20分钟左右,而年近七旬的母亲步行和坐车,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。她每天去汽车西站寻找陌生同伴前往,晚上满载而归,回来会滔滔不绝地讲述一天故事,说茶农的中饭烧了哪几样菜、农居的优美环境、茶叶的蓬勃长势、采茶工的热情。听了她的见闻,感觉一天都生动活泼起来。

村子像把太师椅,椅背上高山梯田形状的茶园,能种茶叶的地方都种上了,房屋则隐藏在茶地中,像安插在低矮绿色森林里。整个村庄安静得出奇,很难听到一声犬吠。在村道上搜寻,我打电话给母亲,她不会发微信地址,旁边的采茶阿姨也不会,只说茶地前面有片树林,里面种的是苗木。

母亲也在捕捉我们的身影。“我在这里,看到你们的车子了!”母亲欣喜地喊道。我们对话的声音,在空荡的盆地里回响,能传播得很远。

儿子一路小跑,奔向茶园。他在茶园里兴奋地东张西望,嚷着要当一名小采茶工。他在茶树丛中寻觅嫩芽,在虫子纷飞的茶树里感悟茶味,像极了我的童年。鄂东的茶园,我是采茶的好手。小学放学后,我的很多快乐时光在茶园度过,眼疾手快、左右开弓的我,很快让茶篓满起来。

时间过得很快,一个半小时,儿子采摘了8两茶叶。他拿到了10元工钱,这是四年级的他第一次赚钱。我看见他小心翼翼地把钱放进长方形铅笔袋钱包里,挂在脖子上,兴冲冲地跑来跑去。

三年前,母亲从鄂东来到富春江畔的这座城市,和不少老年人一样,她不是很适应,经常会迷失在城市的道路中。听说可以摘茶叶,闲不住的她偷偷瞒着我到公交车站去坐车,用浓厚方言与采茶工交流,还交了几个朋友。有一次,有位茶农说母亲背茶叶篓的姿势不对,不像是会摘茶叶的人。母亲很生气,说她摘了三十多年茶叶,不会输给别人的。果然,她用一天的成果,证实了自己所说的话。她的茶叶采摘数量、质量都得到认可,茶农还邀请她第二天再来。

开车带母亲回家,那一天算是回来得最早了。一路上,母亲指着房子、茶园向我介绍,她曾经给哪户人家、哪块茶园采过茶。她如数家珍,记忆清晰而又准确。“不划算的,你开车来接我,汽油费也要好几十元吧?”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。哈哈,母亲哪里知道,如果不是来茶园接她,她的孙子就没有这次难得体验,也没有这次赚钱机会,更没有那个泛着茶香的乡村下午。

■ 微型小说

## 卖肉往事

■ 任迎春

故事的开始,发生在多年之前。  
夜深了,腊月夜晚,寒气袭人,女人如往常一样,去给猪饲点心。

“今晚不要饲点心啦,明天一早就宰杀。”男人说。  
“就是因为明天要杀,今晚我得好好再饲一次,这猪可是我们家‘铜钱袋’。”女人说着走出门去。  
“你做事顶真哦。”望着女人的背影,男人回了一句。  
确如女人说的,猪是他们家“铜钱袋”。

一家六口人,四个孩子上学,男人一年到头在地里忙着,只能管饱一家人肚子,家里杂七杂八的开销,还得靠女人养猪赚钱。女人养猪很上心,晚上总要给猪饲点心,这点心里有各种佐料,比如炒熟的黄豆粉、玉米粉等。女人把点心弄得色香味俱全,猪一吃完美味的点心,倒头就呼呼大睡,长得又壮又肥。

一年中最后一餐点心,女人很用心,温热猪食后,放入盐腌的酒糟,搅拌均匀,香气扑鼻。拿着手电筒,边往食槽里倒食,边亲昵地呼叫着:“噜噜噜,吃点心哦。”女人一呼叫,肥大的猪就窜到猪槽前,呼哧呼哧吃开了。

每年,女人养的猪,皮毛油亮,腿脚粗壮,瘦肉细腻,肥肉油多。女人跟男人商议,当年这只六百多斤重的猪宰杀后,直接挑到外村去卖,原则上要拿现金,没钱的人家,就兑换点黄豆、大米、稻谷等也行。

偌大一头猪,挑去卖还得找个帮工。找谁好呢?夫妻俩选中村头的阿二。阿二年轻,力大、实诚,读过书,会算账,家里就他和母亲两人。阿二家已连欠了五年的年猪钱啦,叫他帮忙,还能从工钱里扣除欠债。让夫妻俩开心的是,阿二一口应诺。

猪宰杀后,男人和阿二,分头挑到各村去卖。第二天,男人就卖完回家,拿回现金,还挑回一大担蕃薯丝等兑换物品。阿二没回来,不见踪影。夫妻俩心慌了,心急火燎地跑到阿二家去问。他母亲说,阿二到他姐家去了,这才让人放下心来。

等啊等,阿二还是没回家,男人就到他姐家去找他。他姐说,阿二去当上门女婿了。

夫妻俩懊恼不已,别说啥钱和兑换物品,连阿二这个人影也见不到……总不能跑到阿二妻子家去结账吧,人家上门女婿就没地位,何况是刚结婚呢!

20年后,当了奶奶的女人,跟着儿子住在县城。一天,路过广场公园,看到一个脸色暗沉、胡子拉碴的男人,茫然地坐在石凳上,很像阿二。

“你是阿二吗?”女人问。  
“英婶,我是阿二。唉,过去的事真不好意思。”阿二看到女人,先是惊慌,接着就抽泣起来:“对不起啊,我妻子又生了重病。”

直到这时,女人才知道,20年前,家里穷得要娶不起老婆的阿二,决定去当上门女婿。这时恰逢腊月,女人找阿二帮忙卖猪肉,阿二穷生邪念,将猪贩卖所得现金和物品,全当作聘礼送给女方家了。匆忙结婚后,没钱偿还,阿二便回避见面。

“阿二,这事已经过去啦,现在不提了。治病要紧,我身上只有800元钱,你先拿去用吧。”女人说。  
手里拿着英婶递过来的钱,阿二放声大哭。



万物之灵

田恪宗 摄

■ 心动时刻

## 把爱寄回家

——致环卫工人和快递小哥

■ 王春勤

把自己融化为 禾城的一道美景

灯杆上挂起了红灯笼  
停在十字路口的车里  
飘出留“嘉”过年的暖意

打开手机  
“嘉”人的爱

老家父母孩子的笑脸  
溢出孤独的屏幕

骑着越来越暖的晨光  
藏起心中的孤独 捧起那一抹红  
温暖这座城  
把爱寄回家

■ 百姓故事

## 红色毛毯

■ 李仙正

那年除夕,我回家过春节。空中飘起鹅毛大雪,银装素裹。看到侄女、侄儿给老母亲贴春联、拜早年,心中涌动一股暖流。那是一家人忙碌辛苦一年的团圆饭。直到上床睡觉前,细心的母亲担心被子不够厚,取出一只鼓鼓的塑料袋,袋里装着一

条红毛毯。  
母亲说:“这条红毛毯,是你当兵写报道立功奖来的,我平时舍不得拿出来用,放在衣橱里都‘冻’几十年了。”我会意地点头。

母亲一边说,一边动作麻利地铺在我的铺盖上。凝视着铺盖上的红毛毯,那是一段难忘往事。上世纪80年代,人民币最大面额是拾元的“大团结”,我参军第一年,每天伙食标准是八角,部队农场再贴二角,一日三餐也就是一元钱。据老兵们讲,立功嘉奖是没有

奖品的,“口头嘉奖”由来已久。听首长说,这次部队拿出一笔钱,按人均50元标准,颁发一枚军功章外,还奖励一条红毛毯。

书信寄托了亲人太多的牵挂与思念。政治处唐干事征求我的意见:“小李,你的立功喜报直接寄到你家里,还是寄到你们乡武装部?”唐干事接着说:“寄给乡里的话,有可能敲锣打鼓再把喜报送到你家里,但一般一年组织一次。若寄到你家里,你爸妈就能及时知道你立功。”

“噢,那就寄到我家吧。”我说。

我以为,让父母及时知道我立功,早一天分享喜悦,总比迟到的敲锣打鼓更好。就这样,家里很快收到了部队的立功喜报,老父亲特地上街买来大相框,把喜报装进相框里,挂在客厅里。父母逢人便说,我儿子在部队立功了,这是喜报。没多久,家里又收到了县民政局的挂号信:现役军人立

■ 王珍

看到微信群里有一副对联:“码绿了行万里路;码红了读万卷书。”我觉得这种淡定从容、不急不躁、随遇而安的心态,是对遇事就暴躁烦恼、惶惶不可终日者最好的治愈。

近些日子,和一位失联多年的旧时朋友重逢,一些温暖、善意的往事瞬间在眼前重播,以为昔日重来。但没想到,和他一聊天,发现与从前的他完全是两个人。

彼时的他,持重、厚道,懂生活又善解人意,在朋友圈充当良师益友的角色,擅长开导、宽解,又从不强加于人。很会发现生活中的点滴美好,也很能欣赏朋友的优点。而现在一开口就火药味十足,很呛人。看什么都不顺眼,那种别扭、纠结,满腹牢骚,仿佛全世界的人都欠他多还他少,甚至分文不还一般。尤其是看到我写一些生命阳光最温暖的文字,一定要猛喷,说肤浅,不了解社会真实、不知道百姓疾苦,只会虚伪无聊地阿谀奉承。

这样的感觉并非是我一个人,好几位朋友都有同感,称他为铁打的杠精。在跟他争

执了几个回合后,都不想再与他对话。我们都在猜:在我们交往断篇的这些年,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故?但是,一把年纪的人了,谁的人生会没有一点意外和坎坷?

仔细看看我们的身前身后,有的人诸事不顺考不上大学,找不到工作;有的人辛苦劳作太穷、太累;有的人躺着中枪平白无故就惹上飞来横祸,甚至有人太有文化,曲高和寡无人知音;武功高强,寂寞高手找不到对手……仿佛有的是理由可以嫉世愤俗,仿佛满世界跑来走去的就应该是牢骚牢抱怨姐。

我们生活的世界确实充满了不确定性,就像无法预知的天气,意外也经常会发生,但大多数人都能迅速适应环境变化,生活还会继续,也会重归有序无恙。这应该就是适者生存吧。当然,面对变故,有人悦纳也有人无奈。那些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,都能过得安心自在惬意的人,就是随遇而安的人。随遇而安是最强大的适者生存。我很认同英文对适者生存的翻译:存活下来的不是物种中的最强者,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物种。

有一个人,离开这个世界很久很久,但这

个世界上的人一直在喊他的名字——苏东坡。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旷达豁然、恬淡宁静的人生态度。他的一生命运崎岖坎坷,一直在被贬,从朝廷到杭州,再到黄州、惠州、儋州,官越当越小,工资越来越低,去的地方也一个比一个更苦寒、贫瘠、荒凉。在黄州,甚至连温饱都成问题。他的好友在东边的山坡上开辟了一块地,让他种田自给自足。他便自号为“东坡”。

乌台诗案,说到底是他的个性张扬,才引来小人陷害;他的才华横溢,才惹同僚眼红。这么冤枉的事,也并非只有怨死、恨死、哭死、一头撞死一条路,还可以从苏轼变成苏东坡,可以有一种随遇而安的人生。苏东坡的随遇而安,绝非苟且,全都是诗和远方。

相比,我们大多数人,既不是天才,也不是超人,没有那么多的怀才不遇;也不会有太多的大材小用。比如我,无非就是从繁华闹市搬迁到清冷的郊外山脚下,我也不会开车,大不了少赴几次饭局,少轧几次热闹,少一些聚会而已,但却能另辟蹊径,找到自己的桃花源。

# 随遇而安就是桃花源